

#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

## 散文

### 麗度兒·瓦歷斯 〈母親結〉



#### 作者簡介

麗度兒·瓦歷斯，是泰雅族也是排灣族，1992年生，臺中人，在泰雅族部落長大，之後在都市工作生活，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開始寫部落的故事。

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畢業，陽明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碩士班肄業。曾獲台灣房屋親情文學獎、臺中文學獎、宜蘭文學獎、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等。

#### 得獎感言

修修改改了許久，寫完之後，我問母親要不要看這篇文章，不過我怕母親會哭。

她驚訝地瞪大雙眼問我為什麼，卻在讀完之後低低地說：「確實有點想哭的感覺。」

我的本意並不是要惹哭誰，只是文字一個一個掉落下來，就長成了這個樣子。就像我從母親的子宮裡一點一滴變大，長成一個嬰兒，成為一個泰雅族女兒，到成為一個大人，成長的過程中有笑有淚，有難過也有溫馨的時刻。

感謝我的家人，感謝我的部落，這些全部都化作文學的養分，一路陪伴我成長。

## 母親結

早上出門，一張廣告傳單斜插在信箱上，隨手抽起，上面是母親節保養品的促銷活動，不知不覺間，年的腳步已經走過了三分之一。走在狹窄的巷弄，日光照射不到的陰影下，思緒悄然飄到遙遠的山裡，我想起母親節曾是我小時候最討厭的節日。

### 1.

那是母親不在家的第一年。

五月的一個週末，部落裡的人大半都聚集到村裡的小學慶祝母親節，每家每戶在校園內尋到一處空地，幾塊磚頭堆疊，架上烤網，便準備就緒了。生火對於族人來說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，Kotas<sup>1</sup>和Yaki<sup>2</sup>每次帶我們上山工作時，第一件事便是就地升起一堆火，不分春夏秋冬，在家裡院子也是如此。在這烤肉用的可是木炭和噴槍，幾個大人信手捻來，輕易就生出火堆。

那時我還是小學生，跟著一眾兄弟姊妹圍坐在火堆旁等待炭火燒旺，隔壁已經飄來了烤肉的香氣，我不時偏過頭羨慕地望向他們，眼眶漸漸染上火紅的顏色。年幼時還沒學會掩飾情緒，渴望、飢餓、嚮往、空虛、思念……，像是沒有被梳理的一頭亂髮，我於是悄悄地溜走，躲進一間教室裡，妄想以缺席來對抗，去證明我們家這堆火的匱乏。

教室裡沒開燈，黑漆漆的，山風忽地從窗口灌進來，吹起了層層疊

1 泰雅語，祖父稱 Yutas，過世的祖父輩尊稱 Kotas。

2 泰雅語，祖母輩。

疊的窗簾，照亮角落一隅，突然看見兩雙閃爍的眼睛鑲在黝黑的臉上。這二人與我年紀相當，一個是堂弟，另一個是堂弟的同班同學，我比他們稍大一點，當時是四年級的學生。部落小學只有兩層樓，一樓是辦公區域，二樓設置六間年級教室，很有餘裕地容納整個部落的孩子。我們三人所在的位置是風景最好的教室，校長室就在正下方，風吹來的時候，躺在不遠處的高山便透過窗簾縫隙沉默地望進來。

外頭的熱鬧喧囂離我們好遠好遠。無需言語，我默默地低下頭，眼淚在三個小學生的腳邊積成一處小水窪。那年失去母親的小男孩，艱難地從喉嚨裡挖出一句話：「我最討厭母親節。」堂弟跟著點點頭，他的母親前幾年便離開部落，去了日本工作；而我的母親剛與父親分開，隻身前往都市，算是距離最近的了。

這個祕密而短暫的聚會很快被闖入者打斷，不記得是哪個大人找到了我們三個落單的小蘿蔔頭，可能是老師、或者某個Yata<sup>3</sup>，總之我們很快被帶回各家烤肉堆。堂弟和我圍坐在一起，還有表姊、表哥、堂妹、大哥和小弟，在這一圈人群中，眾星拱月的角色無疑是Yaki。我們這群小孩子的母親都不在身邊，只好借一下父親和叔叔的母親來慶祝佳節。

燒過的木炭呈現灰白的顏色，正是烤肉的好時機。我們家有個「主烤官」主理一應烤肉事宜，那就是我的父親。等到父親烤完一輪豬肋排，叔叔便會接手烤他最喜愛的五花肉，兩個大人就著酒精和肉聊天，將烤夾交棒給晚輩中最年長的大哥。

回想起來，身為母親節主角的Yaki因為篤信基督教，並不吃豬肉，可家裡烤肉一向以豬肋排為招牌，桌上僅有一小盤雞肉是特別為Yaki準備的。小時候不懂事，幾個兄弟姊妹們搶著吃肉，連Yaki那盤雞肉都不放過，經常因此被大人們喝斥。

3 泰雅語，女性長輩。

說起烤肉這項活動，在部落裡可不只出現在母親節，大至婚喪喜慶、衣錦還鄉，小至溪邊游泳、冬日取暖，只要有火就能烤肉。烤肉與一日三餐又有所不同，我們家餐食都是由Yaki料理，總是同樣的家常菜色，而且野菜的比例遠高於葷食，因此，我們小孩子特別喜歡烤肉。

烤肉是盛事，三餐則是瑣事。盛事從前一晚開始，「主烤官」會提前準備好食材，夜深人靜之時，屋子裡只剩廚房的燈管還亮著，父親用他帶著繭的厚實掌心抹上鹽，揉捏著生肉，將全部的肋排都按摩過一輪，再放置冰箱醃製過夜。隔日，生火、架烤網、烤肉皆由「主烤官」一一確認後才能進行。

以前我一直以為大哥的烤肉技術盡得父親真傳，所以夾子才會傳到他的手上，等到大哥去外地讀書後，「主烤官」越過了年紀次大的表姊，將夾子交到了表哥和堂弟手中。再過幾年，年紀與自信漸長，我以為終於能接手烤肉這一重責大任時，卻再次被略過，夾子轉移到了小弟手上。後來我才發現，原來「主烤官」並不是人人都能當，在烤肉這項家族活動中，表姊和我，以及年紀更小的堂妹，往往只負責飯後收拾工作。而酒足飯飽的男人們，有的還在高談闊論，有的早已陷入恬靜的夢鄉。

## 2.

夜幕籠罩山脈，一重重漆黑的布幔漸次落下，在筆直的部落幹道上，隱藏著好幾齣劇碼。「馬路英雄」只在夜裡出沒，天亮之時恢復成平凡人，隱身於人群之中。

早年部落的路燈並不多，偶爾還會有幾盞故障的燈，閃爍著不詳的訊號。燈光下，有個瘦小的身影急匆匆地掠過，很快地穿過夜色，接著又走進下一個光圈內。Yaki著急且不耐煩地碎碎念著，驚醒了電線桿下睡覺的小狗，我急忙跟上腳步，穿過第三個、第四個，也許在第五個光圈下，Yaki終於找到了她的目標。

寂靜的夜是最完美的舞臺，燈光打在馬路上，照亮臺上的主角，那

人佝僂著背，正低聲唱著歌，忘我地、旁若無人地，完完全全陶醉於此時此刻。下一秒鐘，Yaki也踏上了舞臺中央，她試圖以瘦弱的身軀馱起那男人，偏又拖不動，只好雙手插腰站著罵人。遠處有車子來了，長鳴的喇叭聲響起，彷彿開場奏樂，「馬路英雄」站在雙黃線上，直直對著兩束車頭燈，驕傲地昂起頭，臉上帶著輕蔑的笑，高喊著：「來啊！八嘎鴨肉！」

第一次看戲入戲最深，我驚恐地拉住Yaki的手，車子快速逼近，「嘖」地在眼前猛然煞住，駕駛從車窗探出頭來，一位Yata對著Yaki好聲好氣問候了幾句，詢問要不要幫忙把人扛回家，Yaki哀哀回望著一旁的Kotas，婉拒了對方的好意。車子拐個彎駛向遠方，Kotas的身軀被包裹在燈光中，他坐在馬路中央繼續哼唱著，是那首最喜歡的日本老歌：「……十八的姑娘一朵花……」

僵持持續著，第二輛車駛來，「馬路英雄」再度登場，Kotas嘴裡的小調頓時切換成呼號，像英勇赴義的戰士，見車子緩速，他還不忘嘲笑數落一番。如此往復幾次，到了他的睡覺時間，Kotas終於拖起沉重的身軀跟著Yaki回家，再晚可就撐不住了，明天一早還得去果園套袋。

後來Kotas年紀大了，酒一喝多便只能躺在床上呻吟喊痛，不再出演這樣的戲碼，取而代之的是叔叔。部落裡其他的家裡面時不時也會冒出一個「馬路英雄」，待我成年離家許久以後，偶爾回部落見著這般景象，便驚訝地發現，「馬路英雄」竟又換了一代，當年和我一起窩在教室裡頭哭泣的小男孩也站上了舞臺，雄糾糾氣昂昂地吼叫：「來啊！來撞我！」張口的瞬間，酒氣瀰漫開來，像乾冰噴霧似地充斥在四周。他們原是在山林中自由奔跑的靈魂，然而外來的文化以更急速且兇猛的姿態衝進部落裡，適應不良的族人只能藉酒精逃離現實，在虛幻的光影中徒勞地以肉身抵抗巨輪的輾壓。

3.

年邁的Yaki厭煩極了，搖著頭唉聲嘆氣，家裡連著出了三代「馬路英雄」實在累人，她終於再也沒有力氣上前，只是附在我耳邊悄悄地說，堂弟的太太帶著孩子離開部落了。

「一定是Psani<sup>4</sup>！我們家被下了Psani。」

聽見Psani這個字，我一時不知該作何反應，呆愣愣地發問，我們部落連傳統祭典都不復存在了，哪兒來的詛咒？Yaki神神祕祕地說，是Kotas家旁系長輩的家務事，聽說有個眼盲的Yaki嫁到了那個家族中，遭遇到不好的對待，受了許多委屈，累積的怨恨無法排解，臨死前遲遲不肯嚥下最後一口氣，直到脫口說出了詛咒才闔上眼。

「家中後代只能有一個女孩存活下來！」Yaki信誓旦旦地說。一定是Psani。

Yaki曾經生過兩個女兒，後來小女兒因患有小腦症早夭病逝。我雖好奇，但也只是當成家族故事，意外得知還有個小姑姑。後來又過了許久，我才在某次節日聚會上再次聽聞鄰座的小叔叔提起詛咒一事，他把酒杯一放，擰起眼眉沉重地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因為Psani的關係，我們都娶不到好老婆。」。

我還來不及聯想到剛與小叔離婚的小嬸，僅憑直覺反應回道：「我媽媽很好！」不料他並未有任何反駁之詞，反倒點點頭說：「大嫂真的很好，所以後來離婚了啊！太好了，我們娶不到這麼好的。」我問這跟詛咒有什麼關係，他似乎對提問感到很困惑，只反覆說道，一定是Psani害的，就是Psani的關係，唉。

如果真的有詛咒，我們家族究竟有幾個女生呢？細細數了一下，自母親離開家之後算起，女性長輩只有Yaki一人。小嬸與小叔分開了；大嬸去了日本，留下堂弟與堂妹在家族中；姑姑將孩子留在部落交由Yaki照料，前往都市裡打拚賺錢。小輩裡共有五個女孩，兩個叔叔和我父親

4 泰雅語，犯下不潔之罪的詛咒。

各有一個女兒，姑姑育有兩個女兒，但依照Yaki的說法，姑姑是嫁到別的部落，詛咒便對她失效了。這樣算下來，每家確實只有一個女孩，且一個媳婦都沒留住。

我猜想，初聞Psani的族人，未必能立即意識到它的嚴厲之處，畢竟女孩在Atayal<sup>5</sup>部落中，並沒受到多大重視。而我擅自解讀一番，總覺得這個詛咒不單單是每家僅能生下一個女兒這般簡單，它要奪走的是這個家族裡的女性角色，而這正是對家族男性的懲罰。輪到我這一代時，家族僅剩Yaki一人被迫成為所有人的母親。

4.

其實比起詛咒，小時候我曾深深地相信，是921大地震奪走了我的母親。災後繁重的重建事務壓垮了所有人，壓垮了一個妻子、一個母親，她不得不離開，在一個全新的地方重建她自身。而母親不在身邊的這段跌跌撞撞的成長過程中，慶幸的是，我還有眾多兄弟姊妹陪伴。

回想起來大約是距今二十年前，震災過後，我們家從組合屋搬到了一處賃居的鐵皮屋，在和表姊所居不到兩坪的房間裡，置有一張上下床。我手上挪動著一個不大不小的紙箱，慢慢調整好位置，才盤腿坐下來，一人一箱便占據了房裡僅剩的過道。

表姊坐在下鋪，睜著一雙好奇的眼睛問：「大舅媽寄什麼給你？」我把字句含在嘴裡，吞吞吐吐地回應道：「寄給我們兩個的。」紙箱裡塞滿了五顏六色、各式各樣的生理用品。兩個剛進入青春期的少女四目放光，將聲音壓得又更低了，翻看著箱子裡的衛生棉，裡面各種尺寸、材質應有盡有。

「這個有翅膀！」

「41公分的，跟我的手臂一樣長！」

5 泰雅語，泰雅族。

「好像包尿布！」

此起彼落的驚嘆聲在房裡響起，終於還是惹來了隔壁房間好奇的窺伺。只見隔間木板牆的頂端，咚咚咚冒出了三顆頭，唯恐別人注意不到似地，發出一聲大過一聲的笑語。

我慌亂地闔上箱子，漲紅著臉，這擁擠的屋子哪有屬於女孩的祕密空間。鐵皮屋內全是木板隔間，不大的空間住了三代近十人。大哥和大表姊到外地去讀書了；我們房間隔壁是表哥、堂弟和小弟三人；堂妹和Yaki、Kotas睡一起；父親的房間則與眾人隔著一條走道。家裡隔音本就極差，正常音量說話都能聽得一清二楚，偏偏木板隔間還未做到頂，兩間小孩房只要爬到上鋪就能「無障礙」交流。

表姊站起身，將三個臭男生罵得縮回了頭。然而那些窸窣的碎語並未停止，它們飛上空中，飄過天花板，又傳回了我們房裡。我聽見他們說「那個」，在我初經來的那一天，慌忙地詢問表姊時，她也以「那個」一詞模糊帶過。彷彿是女孩版的詛咒，不能輕易說出它的名。學校老師也沒有教，部落小學人數稀少，班上只有兩名女生，那堂本應是小六生最重要的健康教育課，在哄鬧的課堂中囫圇而過，從此曖昧不清地流傳在想像之中，只有親眼見過它的人，才知道「那個」究竟是什麼。

我那時已經知道了。

母親與父親離婚後，搬到都市獨自居住，與偏僻的部落隔著半個臺灣的距離。那一天，我慌亂地撥電話給母親，聽見她著急地說：「下面流血嗎？不要害怕，你長大了。」在母親的安撫下，我終於推開廁所門，跑去向表姊借一片衛生棉。這樣的時刻，使我再次意識到，母親在好遙遠的另一端。

每年寒暑假，我和小弟會輪流到母親居住的臺北城，在那個充滿香氣的小套房裡，度過十天半個月的假期。因著我正式進入青春期，原本該輪到小弟的親子時間，被延後至下一個長假，而在寒假到來之前，我便先收到了母親寄來的生理用品。我和表姊就每一款做了詳細的討論，

不同的公分數要在第幾天使用、翅膀該怎麼黏貼在內褲上、白天和晚上要分別使用哪一款、衛生棉是否有前後之分等等。會如此新奇，是因為部落唯一的雜貨店裡只賣一種衛生棉，表姊此前拿給我的正是那一款，前後呈圓弧狀的長條型，不長也不短。

初經來時的第一天夜晚，我僵硬地躺在上鋪，不安地挪動著軀幹四肢，可無論怎樣調整位置，經血總會弄髒了褲子，於是只好頻繁地起身去廁所替換，熬到了天亮才迷迷糊糊睡去。有了母親寄來的款式繁多的衛生棉，我才終於能在經期好好睡上一覺。

5.

到了與母親見面的日子，我的臉上必定掛著笑容，可又僵硬得很，只因心裡也矛盾得不知該如何是好，若是過於歡天喜地，兄弟姊妹雖然嘴上不說，可一想起自己的母親，心裡肯定不舒服。就像姑姑在難得的休假日返回部落，帶著表哥和表姊出去遊玩時，這狹窄的房間便頓時變得空落落的，我心裡也不斷迴盪著「媽媽……。」

記得父親開車送我到鎮上的客運站，買了一張到臺北的統聯客運車票，簡單交代幾句話便驅車離開了。我背著雙肩包端坐在座椅上，從山下的小鎮出發到臺北，車程約三個小時，車廂裡有一股潮濕的悶氣和芳香劑的刺鼻氣味，在漫長的車程中，人的體味也悄悄發酵出來，全都混作一團，對小巧的鼻孔來說，幾乎算得上是一種暴力。

客運穿行過最後一個高速公路收費站，那時候正在推行ETC，滴滴答答滴滴的電子音像是提醒旅人即將抵達的鈴聲。進入市區下橋後，有些乘客會在不同的地方下車，我緊盯著窗外的景色，牢記母親說過的話，坐到終點站，她會在站牌旁等待。

天色愈來愈暗，而都市漸漸亮了起來。母親帶我穿過寬廣的十

字路口，踏上這座城市的斑馬線，一輛又一輛的汽車整齊排列在一側，車燈打在柏油路面上，像盛大的歡迎儀式，在冬日裡熱烈地迎接著我的到來。在某一個瞬間，腦海裡閃過了Kotas的身影，看著坐困在車子裡的大人們，心想，做一個「馬路英雄」還真是有著說不出的暢快，不過我可沒有那個膽子對著車吼「來撞我」。

我永遠記得母親房間的味道，像珍藏在抽屜深處裡帶著香氣的信紙。

撥開紫色的紗簾，手指觸摸到柔軟的細紗，脫掉鞋襪後，腳底板也迫不及待地踩上毛絨絨的地毯。母親的房間充滿著和她相似的溫柔觸感。她的長髮捲曲蓬鬆，牽著我的手掌溫熱而乾燥，回憶穿過氣味，透過肌膚突如其來，我想起更年幼的時候，在小小的部落裡，母親同樣牽著我的手，低低地詢問，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走。

稚氣的回覆早已掉落在記憶某處，只有吹拂著部落的風知道答案。直到很多年以後，我才會意識到無論回答什麼，都無法改變與母親分開的結果。此刻，年幼的女孩尚未能知曉，沉重的壓力隨時會壓垮母親，可這偏偏正是支撐她的支柱，兒女既是包袱也是希望。

母親的房間好安靜，白色的牆面包覆住長方形的空間，完全聽不見隔壁鄰居的聲音，我猜想夏天也聽不到蟬叫聲。母親慣用蠟燭點亮黑暗，在那一刻，世界彷彿被濃縮成我們所在的小房間裡，那麼寧靜，讓母女二人都感到溫暖與心安。

相比起父親或是Yaki，有些事，我還是更傾向和母親說，例如購買少女內衣。放假前，部落的老師將我拉到角落，小聲地說：「跟爸爸講要帶你去買女生的內衣了。」我不知所措地點點頭，回到家看著父親緊閉的房門，最後還是躲到廁所裡，拿起手機撥給母親，相約來到臺北就去買內衣。

我們踏入一處市場，越過賣菜、賣鞋、賣玉石的，最終駐足在一片粉嫩的布料之中。老闆娘熱情地上前招呼，一手抽出掛在脖頸間的皮尺，吩咐我將外套脫下以便量身。即將邁入中學的女孩正是最彆扭的年

紀，我畏畏縮縮地抬起手臂，像第一次張開雙翅的雛鳥，視線飄飛在空中，不安地掃過每一個經過的路人。當母親拿著內衣貼在我胸前比劃時，像聚光燈從四面八方打過來，我僵硬地站著，只想快點逃離這尷尬的地方。白色、粉色、淡藍色，最終，這些柔軟的布料都被妥貼地裝進不透明的塑膠袋裡。我拎著這袋輕飄飄的內衣穿過市場，忍不住在心底比較起來，幾百塊錢的重量，竟如此輕薄。

母親領著我在陌生的城市到處探險，第一次踏上捷運車廂，第一次前往淡水。海面上的夕陽照亮一線天空與海面，像母親房裡的燭光。繁華喧鬧的城市漸漸被黑夜包覆，遠方的天光彷彿只照見我與母親，其餘都被海水吞沒，只剩一片靜謐。那是我即將返回部落的前幾日，母親在淡水河堤邊找了一處素描的攤位，她無法全程參與兒女的成長過程，於是在寒冷的冬夜裡，將那一刻定格在了木框裱起的畫紙中。

「我想跟媽媽住，我不要回家。」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將這句話說出口，也不確定母親有沒有聽見。

離開的那一天，臺北下雨了。母親佇立在車窗外，柔軟蓬鬆的長捲髮被雨水打濕，散落在胸前，她身上有著極好聞的氣味，我將頭埋進外套深深吸了一口，躲在帽子裡，望向她愈來愈渺小的身影。

車子穿過高速公路，回到蜿蜒的產業道路上，山裡傳來蟲鳴鳥叫的聲響。小小的部落裡，有一間普通至極的鐵皮屋，如往常一般鬧哄哄的，沒了牙齒的Kotas在客廳烤地瓜吃，而另一邊，Yaki正拿著掃把，追著表姊、表哥、堂弟和堂妹跑。

我把小弟拉進房間，從大包小包裡拿出各種文具、玩具和零食，以及一封給他的信，淡淡的淺紫色是母親最喜歡的顏色，信紙上有一股遠從她地方而來的香氣，小弟霎時紅了眼眶，含在眼眶裡的淚水就要落下的時候，隔間木板的牆上，有腦袋接二連三地冒了出來，他們一邊笑嘻嘻地做鬼臉，一邊吹著燙手的地瓜吃。

## ● 評審短評 ●

里慕伊·阿紀

從信箱中一張母親節促銷的廣告單，觸動出童年的記憶——父母離異後的第一個母親節，這場母親缺席的家族烤肉活動。作者透過當年小女孩的眼光，凝視父母的離異，在小小心靈上劃過的創傷。別家的烤肉香已瀰漫在空氣中，自家的火炭卻遲遲未能燒旺；那燃不起的炭火，象徵著家庭的斷裂，小女孩內心對母愛的渴望與空虛。作者細緻地描述小女孩當時的情緒——「渴望、飢餓、嚮往、空虛、思念……，像是沒有被梳理的一頭亂髮」，讀者幾乎能聽見她內心深處的吶喊，那百感交集的情緒，然後她悄悄地溜到學校教室裡，「妄想以缺席來對抗，去證明我們家這堆火的匱乏」。

作者在文章中亦巧妙地交織出部落的文化與性別的觀察，從奶奶代替母親角色的承擔，到父親「主烤官」身分的接替排序——哥哥、堂哥、被跳過的自己，烤肉夾直接被轉交給弟弟，細節間盡見對父權傳統的反思。作者寫到初經來臨時，彷徨失措的女孩，接到那通來自遙遠母親安慰鼓勵的電話，讓她深深感受到母親的溫暖和安全感，衛生棉成為愛的媒介，也讓堂姊妹間的分享充滿溫馨和幸福感。

〈母親結〉的語言細膩，情感的表現內斂而含蓄，筆下不時流露的幽默機智，讓原本帶著哀傷的主題不顯沉悶。作者對人物的描寫靈活又立體，感染力十足，特別是三代「馬路英雄」的描述既不流於同情，也不落入戲謔，展現對部落族人的理解，以及對土地與生活的體察，使整體作品呈現出溫柔而強韌的力道，結構張力與情感深度十足，技巧與情感交織，是令人感動的作品。

「愛哭鬼！」有人哈哈笑著，調笑與安慰混成一團，烤地瓜與信紙的香氣交錯，混淆著感官，讓人一時不知該哭還是該笑。

6.

清明節剛過，五月即將迎來母親節。我思念的Kotas已辭世十六年，表兄姊的母親也在前些年因病過世，堂弟妹的媽媽從日本飛回臺灣定居了，而我長大後終於走到了母親的身邊。上次與小弟聚會時聊起這些童年往事，已滿頭白髮的母親在一旁靜靜聽著，嚥下一口茶，才慢悠悠地開口說道：

「你們不知道，我住在臺北那時候，跟部落裡的Yata都有聯絡，她們都會說你們的事。」

小弟和我驚訝地睜大了眼，不知道「媽媽網絡」竟如此神通廣大。她繼續細細說起幾件我們早已忘記的兒時趣事，我才驚覺那些母親不在身邊的日子裡，她其實都在。

至於詛咒一事，母親也有一套獨特見解，舊時養不活生病女兒的Yaki需要藉Psani轉移缺憾；留不住妻子的小叔叔則以Psani解釋婚姻的難題；至於我們這一輩，早就不追求多子多孫了。而我認為，在這個有人高呼「不婚不生，快樂一生」的年代，稀里糊塗地成為一個母親才是這個時代的詛咒。不論是女兒、妻子、媳婦或母親，如果對女性不敬，詛咒隨時會降臨在任何一个家庭。